

提振武术教育 弘扬中华武术 ——《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书评

王家宏

(苏州大学 东吴智库,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中华武术是体育领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军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排头兵。探索武术教育本土经验,进而关照当代武术教育发展是在教育比较中促进当代武术教育传承与发展的史鉴路径。在《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中,作者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专家访谈法、口述史法对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进行深入研究。该书从中央国术馆的历史背景、课程与教学、武德教育、历史评价四个部分展开述评和研究,进而提出对当代武术教育的启示,为立德树人、文化自信、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的推进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48(2023)12-0023-05

DOI:10.15877/j.cnki.nsin.2023.12.002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全方位融入国民教育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与人民生活深度融合,才能有长久生命力^[1]。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中华武术作为体育领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军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排头兵,在新时代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迫在眉睫,而武术教育则是弘扬中华武术的核心手段。由高亮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研究”成果专著《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已正式出版。该书对当前武术专业教育和普及教育具有以史为鉴的典型意义。

1 《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的学术价值

开展经验研究是推进武术科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手段。探索武术教育本土经验,寻绎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经验,进而关照当代武术教育发展是在教育比较中促进当代武术教育发展的史鉴路径。《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全书共分上、下两篇10个章

节。上篇为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历史追寻,下篇为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当代启示。首先,该研究结合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和民国时期武术教育开展的时代背景,从文化、政治、教育3个视角对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开展的先决条件进行了论证,做到了对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成因判断。其次,该研究在立体化的史料范围基础上,对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史实进行了考证。并依据教育原理对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育课程、武术教育教学和武术道德教育3个部分进行了深入考证,对其特征进行了归纳,对其历史意义进行了论述。基于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的技术路线,完成了对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课程、教学与武德上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再次,该研究力求把中央国术馆放在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中,结合中国武术史、民国断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对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进行了历史评价,对其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论断。最后,该研究从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本土经验与局限出发,结合现实探讨了该馆武术教育的启示,达到

收稿日期:2023-11-07

作者简介:王家宏(1955-),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了研究以史为鉴的目标。

《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一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武术的域外经验研究必不可少,但是中国武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追本溯源,探究本土经验理应成为研究的重要部分。实证主义方法论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经过科学的史料批判,再客观地解释史料中所记录的可靠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任何一派历史学家都不能不接受的基本功。而恰是这种基本功,被体育学界所忽视,武术教育研究中开展本土经验研究较为不足,该研究进一步填补了空缺。二是,该研究立足于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实践的综合考察,追寻了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开展史实,把握了当前武术教育发展新趋势下的核心问题。中央国术馆的创办标志着武术教育在20世纪上半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其进行研究具有管窥民国武术教育的学术价值和启示今日的反思意义。该研究在历史实证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和当前武术教育发展的利弊,诊断当前武术教育开展的“短板”。通过全景展示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为我国武术教育中西交融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效经验借鉴与现实启发。

总之,武术教育是传承与发展中华武术的重点着手之处,当前的武术教育研究需要追本溯源。探究本土经验是武术教育研究的史学路径,而在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将中国近代武术教育推向高潮。因此,该研究以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为例无疑更具历史研究的典型意义。

2 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历史背景

推行武术教育,为国民政府培养武术人才作为中央国术馆的基本职能,先后历经了南京时期的武术教育发展、以及战时战后流离之后的落寞。从《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一书的研究来看,尽管武术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国民政府时期,外部环境对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影响至深且巨,该馆武术教育的两个历史阶段随国民政府命运而沉浮。当然,从大历史观来看,中央国术馆在国民政府时期描绘的武术教育蓝图对中国武术的发展的积极意义显然大于其不足之处。尽管“强种救国”的教育目的过于庞大,但是,正是基于此,中央国术馆将武术的健身价值和技击价值加以弘扬,使得

庚子事变以来的武术不至于进一步沦为江湖末技,对武术推崇备至亦反映了张之江等人由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转变。中央国术馆在高起点下,对“武术何为”元命题的认知已超越了武术本身,夹裹在民族救亡洪流中的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无异于一种过度拔高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武术教育。

3 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课程与教学

武术“教什么”?《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一书的作者进行了细致地考究。中央国术馆的武术课程是实现该馆教育目的而规定的教学科目及它的目的、内容、范围、分量和进程的总和。同时,通过武术课程的编制为中国近代武术的纵向发展和横向普及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央国术馆通过整理武术教学内容和开发武术课程,使得中国近代武术摆脱了“义和团”的奇技淫巧和“新武术”的亦步亦趋,逐步探索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课程体系,进而在全面抗战前教育发展的背景下,成为中国武术教育的先行者。

武术“怎么教”?《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一书作者的论证可圈可点。首先,中央国术馆通过多种举措以保障武术教学的正常开展;其次,中央国术馆通过设立不同班种针对性地开展武术教学,以实现其所谋划的教育目的;再次,中央国术馆在确立教学原则的基础上,对武术教学方法进行了传承与发展;最后,中央国术馆通过多元并举的教学评价手段,力求对学生之学和教师之教作出客观评价。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学烙印着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因而馆中师生亦被卷入武术救国的巨大漩涡之中。当然,从书中可以看出,中央国术馆通过武术教学实践的磨炼,中华武术的技击本质,以及“知行合一、体用兼备”的文化属性已然在中央国术馆学生中得到了传承与弘扬。

4 中央国术馆的武德教育

中央国术馆非常重视武德教育,这同近代其他的体育会、武术会有着显著区别,其德育活动实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武德教育。《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一书的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地论证。中央国术馆建馆伊始就明确了“六位一体”的武德教育内容,这一目标体系是中华武术武德教育模式从师徒言传身教过渡到学院师生传教的必然要求,亦是武德

传统性内容与现代性内容的结合体。该馆通过现代学校教育管理制度下的德育实施,构建了新的武德教育途径以及继承了优良的德育方法,从而使得中央国术馆能够培养出一批“术德并重”的武术人才。尤其是中央国术馆举办的“纪念周”活动,将该馆武德教育的政治性与方向性、传统性与现代性、全面性与针对性表露无遗。中央国术馆“纪念周”活动将对孙中山的崇拜武术化,其不仅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借以整合社会、巩固其权威统治的一大创制,又是中央国术馆以孙中山的崇高形象,有意引导和设计成为一种德育场域,借此落实所提出的德育目标。当然,由于中央国术馆“泛政治化”的武术教育技术路线,使得该馆的武德教育自始至终紧跟国民政府的步伐,而未能从武术自身转型的角度审视现代性的武德教育。该馆“六位一体”的德育内容,事实上只有“化除宗派畛域”是武术本体下的武德,其他5个德育目标与内容虽有助于弘扬武德的价值,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但是未能从现代武技所倡导的“文明化的技击”中去构建武德的本真目标。因此,中央国术馆武德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大德育观”。

5 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正如邱丕相教授所言:“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为武术的教育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民国以降,西方体育已在我国近代体育教育中占主导地位,武术则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走上了教育现代化的转型道路。从1915年武术进入学校肇始,1916年南京高师增设体育科,开设武术课。1917年北京高师创设体育课,在课程内容上武术被列为术科之首。北京体育讲习所附设武术讲习所,培养武术师资。学校武术活动的纷纷开展,标志着现代武术教育的序幕已经拉开^[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力量的强势扶持下中央国术馆将“教授中国武术”作为其基本职能之一,通过武术专业教育和武术普及教育双管齐下的形式推行武术教育,其不仅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武术人才,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于近代中国的普及,同时也推动了武术学科的发展。《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一书的作者依据进步史观、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对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育从功绩和局限两个方面进行了总体评价,其评价较为客观。

中央国术馆初步构建的武术专业教育体系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武术专业教育的制度架构;二是,武术专业教育的课程建设;三是,武术专业教育的教学变革;四是,武术专业教育的德育构建。时至今日,我国武术专业教育已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的成熟教育体系,由专业教育观之,中央国术馆形成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初步构建了武术专业教育体系。因此,从广义上来说中央国术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高规格的“武术学院”。

尽管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育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央国术馆最终消亡了,其附属体育专科学校在经历过更名后亦未能在解放后成为一所以弘扬武术为目的的独立院校。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实用主义的“强种救国”教育目的已不合时宜,而泛政治化的武术教育路线只是在其消亡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何以落幕?纵览该馆武术教育的历史,未能同步发展武术普及教育是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最终落幕的根本原因。质言之,中央国术馆所推行的“国术”未能成为普罗大众心目中的“国术”,未能成为人们信仰的“国术”,这是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根本局限。

总之,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尽管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武术专业教育体系,用心培养了一批武术人才,并且努力促进了武术的近代传播,但是,中央国术馆之所以出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衰败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该馆的武术教育是一种脱离群众的武术教育,未能在中国广大的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形成发展武术的合力,从而让人民热爱上武术。与脱离群众、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政权一样,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育最终只能走向落幕。《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中所提出的“教授中国武术”的职能,本质上也只是一种少数人的武术教育。

6 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当代启示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一书作者结合历史与现实作出的启示非常具有参考意义。首先,在课程与教学层面上,“打练结合”是中央国术馆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唯一模式,在“知行合一”“体用兼备”的传统文化熏陶下,中央国术馆从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

等环节中都紧扣武术的技击本质,进而贯彻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但是却充斥着对“表演”的偏见。立足当下,“打练结合”也许并非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最佳模式,但从传承武术文化的内在要求上来看,只有正视“打”与“练”方能汲取武术传统文化的营养。在武术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专业教育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传播路径,其不仅能够从纵向将我国传统武术文化深入贯彻到教学过程中,从不同学科和领域展开多样化的传统文化传承,更能在横向的武术普及教育中发扬光大。而“表演”和“技击”则是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一体两翼”,能够从源头增强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信心。任何一种武术教学方法应突出武术的攻防属性,这也是中央国术馆力求克服当时武术教学“学习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优化策略。回望历史,中央国术馆通过西方体育已架构好的基础,渗入国术课程,在突出攻防的基础上优化不同的武术教学方法,从而为中华武术“课程化”转型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突出攻防,优化不同武术教学方法是教会学生中华武术技能的基本要求。如何评价学生武术习练的优劣,是武术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亦是衡量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依据。当前的武术教学评价单一化特征明显,多以套路的规范与否作为主要评价形式。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育评价体系有3个显著特征,以技击为导向注重评价学生的武术应用能力;实行师生双重评价重视武术教学质量的提高;重视量化评价方法和质性评价方法相结合。这一本土经验对当前的武术教学评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次,在立德树人层面上,当前的武术教育德育目标的优化应着重放在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两个层面。“武以德先”是中国武术“技外之理”的核心。武术历来注重在“德”的基础上通过技术的不断挖掘与探索,在“打”与“练”的同时加上恒久的习练和体悟,成为一名“术德并重”的人。“打练融合”只有从外在技术练习到内在“真善美”人格养成和人生境界的提升,方能产生追求技术之境后百炼成钢的“化学反应”,以从中央国术馆时期的“强种救国”“技击之能”发展至“修身之术”“艺术之能”,最终成为“以武育人”“立德树人”的切实载体。

2018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指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推进和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的力度^[5]。2020年,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再次强调:高校要结合各专业的特点,全方位推进各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构建各类课程思政建设的人才培养、教学制度、课程内容及目标体系,深入挖掘课程育人价值及作用^[6]。在武德素养上,中央国术馆的“化除宗派畛域”在如今已非武德教育的主要矛盾,而是通过武术学习磨炼学生慈、勇、智、恒的坚强意志,培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现代工匠精神。除前二者外,中央国术馆培养学生品德素养、生活素养、社会素养、个性素养中的崇尚俭苦忠勤、戒绝酒色烟赌、维护博爱和平、惩儆贪嫉骄惰仍可作为课程思政的借鉴内容,因为这些德育目标与内容的提出都是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事实上,德育无定法,更是德育主导者的一种艺术。中央国术馆德育主导者对德育时机的把握值得学习,武术专业教育的德育方法亦应以学生为本,避免机械、僵化、压迫式的德育方法。基于此,武术专业教育的武德教育应紧扣时代脉搏和“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在武德教育课程建设的基础上,丰富德育途径与手段,使其成为一种自然的、顺理成章的武术教育的组成部分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切实载体,而非空泛的、形式主义的武德教育。

总之,从《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一书作者的论述中可以判断:回归以武育德的德育评价,实现由“成材”向“成人”的转变。这也正如戴国斌教授所述的:“武术学习、锻炼、文化传承,是武术人不断深化对‘动作—身心—人’认识的行道过程,也是武术主体‘由社会人转变为武术人’的成人过程。”^[7]武以成人是武术教育的本质要求,亦是“立德树人”根本宗旨的武术实践,更是武术教育的归宿。

7 提振武术教育以弘扬中华武术

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的落幕,除却随国民政府命运而沉浮的外部因素外,它的工具理性倾向是其最终走向衰落的起点。《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及其当代启示》一书的作者对此评价得当。笔者认为,源于民族救亡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得中央国术馆将“强种救国”当成武术教育的最高理想。这种工具理性思维在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育领域则表现为突出技击与武德教育成为霸权话语,缺少对武术“技外之理”的探索,亦湮没了武术的多元价值。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背

景下,中央国术馆的工具理性倾向所表现出的效用原则发挥了与时代主题相吻合的积极作用,那么,时至今日,武术教育仍然沿袭的短期功利主义思想对于武术的发展只会是弊端了。当前,武术专业教育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被边缘化,武术术科课程被去技击化。如何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以及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以武育智、以武育心,乃至民族复兴的价值理性,无疑需要走出现代武术教育百年来的工具理性窠臼。一个教育组织合目的、合规律的教育实践活动的成功,即实现学生精神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取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当“救亡压倒育人”,中央国术馆武术教育偏重于工具理性所产生的直接效益,而忽略了价值理性是武术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武术专业教育是培养高级武术人才的摇篮和促进武术传承与发展的桥梁,武术专业教育的理性判断直接影响着武术普及教育的开展。以史为鉴,为了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已经成为武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武术教育只有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方能不断确证武术教育“武以成人”的最高本质,进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由此观之,中央国术馆的落幕恰因未能处理好武术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而最终消散。

提振武术教育,弘扬中华武术,需要的是久久为

功的态度,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路。中国未来的武术教育如何破除唯工具理性的倾向,无疑需要以史为鉴,将武术教育对接“国之大事”的工具理性倾向与“武以成人”的价值理性相联结。这种武术教育不是政治的附庸、不是救国的工具,而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切实载体,是文化强国战略与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拼图,更是“立德树人”育人宗旨的武术在场。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2017-01-25).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 [2] 新华社.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EB/OL].(2023-06-02).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3-06/02/c_1129666340.htm.
- [3] 邱丕相,王震.中国武术的回眸与展望[J].体育学研究,2018(3):56.
- [4] 李龙.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武术教育[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7:54.
- [5]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EB/OL].(2018-10-1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810/t20181017_351887.html.
- [6]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20-06-06).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 [7] 戴国斌,刘祖辉.“锻炼行道,练以成人”:中国求道传统的武术文化实践[J].体育科学,2020,40(2):29.

Promote Martial Arts Education and Promote Chinese Wushu ——Comment on *Wushu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Wushu Museum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WANG Jiahong

(Soochow Think Tank,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Chinese Wushu is the main force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sports and the vanguard of build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ploring the native experience of Wushu education and taking ca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ushu education is the historical reference path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artial arts education in the comparison of education. In *Wushu educ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in the Central Wushu Academy*, the autho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wushu educ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in the Central Wushu Museum by means of literature, historical analysis, expert interview and oral history. The book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Wushu education, and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the four parts of the Central Wushu Museum, and then puts forward operational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Wushu educat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moral cultivatio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ports power.

Key words: Central Chinese Wushu Museum; Wushu education;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